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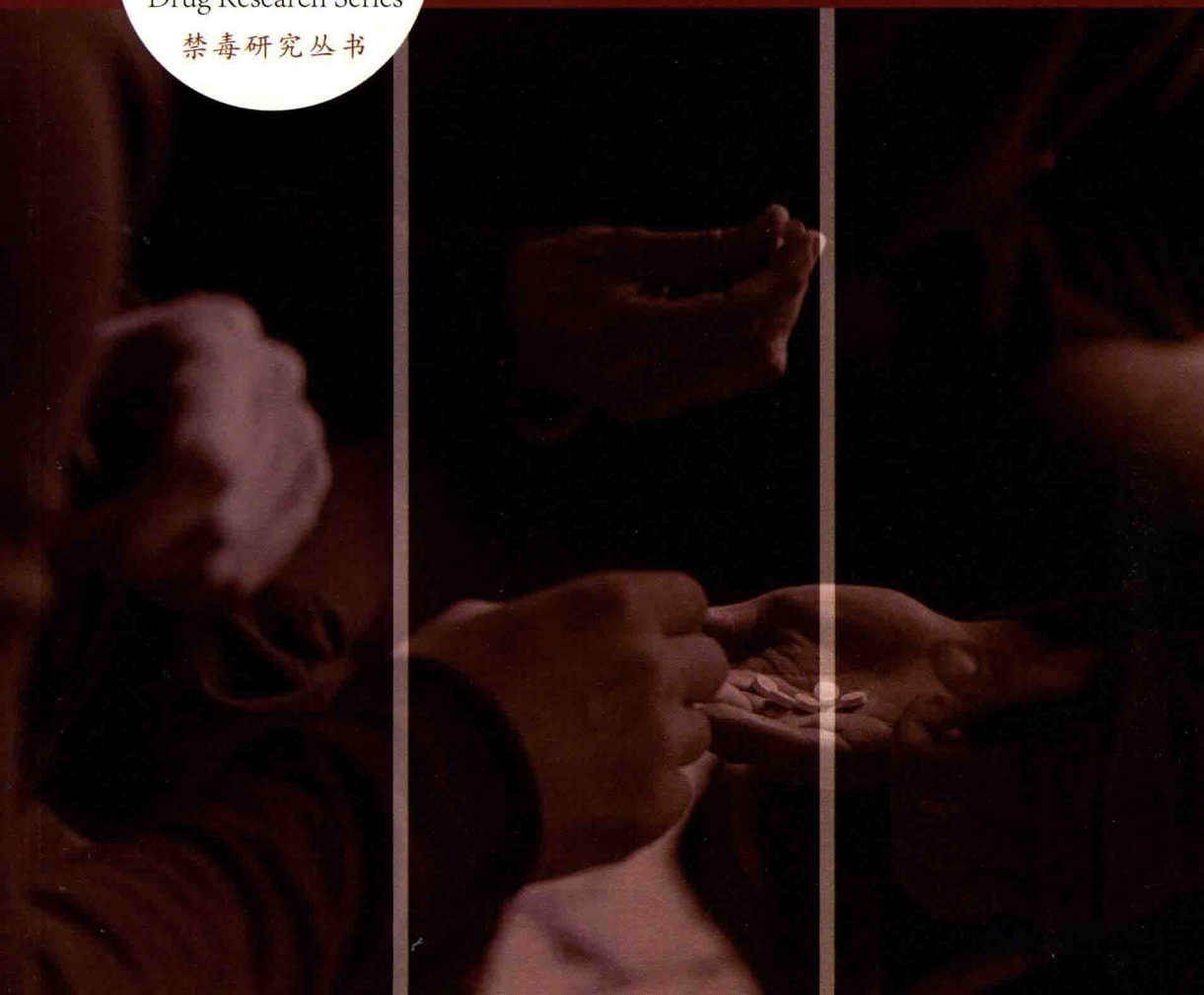
韩丹著

吸毒人群成瘾 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以江苏为例

Drug Research Series

禁毒研究丛书



Drug Research Series

禁毒研究丛书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韩丹著

吸毒人群成瘾 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以江苏为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吸毒人群成瘾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江苏为例/韩丹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禁毒研究)

ISBN 978 - 7 - 5520 - 1629 - 1

I. ①吸… II. ①韩… III. ①吸毒—社会问题—研究—江苏 IV. ①D6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6791 号

吸毒人群成瘾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以江苏为例

著 者：韩 丹

责任编辑：赵秋蕙

封面设计：夏艺堂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5.25

插 页：1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1629 - 1/D · 417

定价：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论 / 1

- 一、研究缘起 / 1
- 二、国内主要相关研究 / 3
- 三、研究方法 / 8

第一章 吸毒人群的现状 / 14

- 一、人群生存状况 / 14
- 二、吸毒人群初吸状况 / 51
- 三、吸毒人群成瘾状况 / 71
- 四、吸毒人群戒毒状况 / 79
- 五、吸毒人群复吸状况 / 95
- 六、吸毒人群社会化现状 / 100

第二章 走上吸毒道路的社会学解释 / 116

- 一、初步体验：成瘾习性 / 116
- 二、功能缺失：问题家庭 / 130
- 三、社会免疫力：环境与群体 / 149
- 四、吸毒动机：调整社会情绪 / 166
- 五、比较与结论：社会成因是根源 / 174

第三章 吸毒成瘾的社会学解释 / 176

- 一、吸毒亚文化 / 176
- 二、生活方式定型化 / 185

CONTENTS

- 三、社会排斥 / 193
- 四、社会支持缺失 / 199
- 五、比较与讨论：心瘾是关键 / 205

第四章 吸毒人群回归社会的长效机制 / 213

- 一、“社会关系重建”的社会学理念 / 213
- 二、“生理—心理—社会”的综合治疗理念 / 214
- 三、长三角社区戒毒康复模式 / 216

参考文献 / 221

附录 / 227

- 一、个案基本情况汇总 / 227
- 二、生理心理状况自测量表(SCL-90) / 229
- 三、艾森克个性问卷 / 233
- 四、毒品种类介绍 / 236

导 论

一、研究缘起

吸毒问题是当今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方,吸毒问题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它不仅严重影响个人生活,更影响着整个世界。吸毒已经和贩毒、暴力、卖淫、赌博、贫困、艾滋病、反社会行为、家庭破裂、黑社会等一系列词汇紧密联系,至今吸毒问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和根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都一直致力于寻找根除毒品、戒除毒瘾的各种方法。遗憾的是,已采用的各种方法效果迄今均不理想。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早已绝迹、“无立锥之地”的传统毒品犯罪死灰复燃,进而出现吸食传统毒品的吸毒人群,传统毒品滥用和毒品犯罪日趋严重。此外,随着合成毒品在东亚开始流行,20世纪末至今,合成毒品在我国开始流行,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出现传统毒品人群难以戒断的同时,正面临合成毒品吸食人群不断涌现的严峻形势。2010年以来,吸食合成毒品问题逐渐成为吸毒问题的主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2014年底,我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295.5万人,涉毒地区已发展到全国2000多个县(市、区),我国已由毒品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毒品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国。境内外毒贩的贩毒活动猖獗。目前,毒品已经在我国形成了比较严密和固定的贩运渠道。仅以云南为起点的线路至少有四条:云南→广东→福建;云南→四川→陕西→甘肃;云南→上海;云南→北京→东北。这些线路上的贩毒活动特别猖獗,甚至向乡镇渗透,形成组织严密的毒品分销网络。公安部有关人士指出,目前我国禁毒形势十分严峻,表现为国内制贩冰毒、摇头丸活动呈上升趋势,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尚未禁绝,走私、贩卖易制毒化学品问题仍很严重等。现有吸毒人员中80%吸食海洛因,此外,吸食新型毒品的实际人数也上升较快。在毒品犯罪严重的地区,艾滋病等多种疾病也随之扩散流行。针对这一严峻形势,自2005年4月中旬始的一场为期3年、声势浩大的禁毒人民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打响,其目标是遏制毒品来源、遏制毒品危害、遏制新吸毒人员滋生。为此,国家禁毒委表示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

布实施,通过立法明确把禁毒作为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2011年颁布的《戒毒条例》为传统毒品的社区戒毒与康复指明了方向,但合成毒品问题的制止却收效甚微,预防、教育的缺失使年轻人滥用合成毒品问题更为棘手!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华语明星吸毒,柯震东、房祖名、毛宁、王学兵、尹相杰等演艺明星先后滥用合成毒品,让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问题浮出水面,从冰山一角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吸毒人群。根据公安部中国禁毒报告,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其中滥用阿片类毒品人员145.8万名、滥用合成毒品人员149.7万名,分别占49.3%和50.7%;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发现登记吸毒人员179.4万人,其中:滥用海洛因人员有115.6万人,占64.5%;滥用合成毒品人员58.7万人,占全国吸毒人员总数的32.7%,同比上升35.9%。从上述2014年和2011年的吸毒人员规模来看,合成毒品滥用人员从58.7万人猛增到149.7万人,而海洛因人员则从115.6万人增加到145.8万人,合成毒品滥用人群的规模迅速扩大,按照现有的发展态势,2015年至今,合成毒品的滥用人群超过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已成事实。但大家不要忘记,传统毒品滥用人群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积累到今天145.8万人的规模,2014年比2011年新增的30.2万传统毒品滥用人群也很有可能是一些隐性未登记在册、未被发现但已经吸食毒品多年的人员。合成毒品滥用人群的规模尽管也存在和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同样的问题,但规模增幅达到255%,这样井喷式的增长也和课题组成员在江苏、上海、浙江的强制隔离戒毒所看到的情况吻合。目前,在由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管理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第二次吸毒及以上)的人员构成中,合成毒品滥用人员的比例均超过50%。

根据国家禁毒委年度禁毒报告显示,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出现合成毒品的流行,也就成了阿片类和合成毒品滥用的分水岭。从那时起,合成毒品滥用人群不断增加,传统毒品滥用人群规模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大幅增加,保持了比较平稳的规模和较小的增幅。江浙沪地区正好反映这一特点,新增传统毒品滥用人群数量有限,2014年和2013年国家禁毒报告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但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年间,海洛因滥用人群比较庞大,还有相当多的隐性人群并没有被发现,因此在21世纪的近15年间逐渐浮出水面,这也印证了吸食海洛因人群的规模继续扩大的统计数字。

何为毒品?毒品是一个多学科概念,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为“药物滥用”,指具有很强成瘾性并在社会上禁止使用的化学物质。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毒品可分为五大类:阿片类,包括阿片、海洛因及人工合成的杜冷丁、吗啡等;古柯类,包括

可卡因以及提纯物克赖克等；大麻类，主要包括印度大麻、北美大麻、四氢大麻酚等；中枢兴奋剂，主要包括苯丙胺、甲基丙胺、冰毒、摇头丸等；致幻剂，包括麦角酰二乙胺(LSD)、仙人球毒碱(麦斯卡林)、苯环己哌啶(PCP)等^①。笔者所提及的传统毒品主要是指阿片类；合成毒品主要指中枢兴奋剂和致幻剂。

不可否认，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对吸毒人群存有或多或少的偏见和排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笔者用一种开放的心态走进他们的世界，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描述他们真实的生活，挖掘他们无法走出毒品世界的社会根源，因为这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问题”。正像个案4中的父亲所说的那样：

我还是很有想法的。我觉得，不是个人想戒戒不掉，关键还是在社会。在解放前，国内也有大量的吸毒的人，但解放后，国内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禁毒政策，这些人不也就戒掉了嘛。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堵住毒品的来源。现在虽然说比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各方面都要发展了，但是对毒品的控制并不是很有成效，而且社会的巨大变化，带来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的的确确，吸毒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②。

根据所搜集资料并深入研究，笔者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仅限于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展开，而甚少涉及社会学研究。2004年夏天，笔者经过可行性论证后，正式对吸毒人群走上吸毒道路、成瘾(久吸不戒)问题进行研究。在领导和相关人员的支持帮助下，笔者开始走进吸毒者，宽容地对待这些边缘人群，与他们交谈，深入了解他们的吸毒过程，在掌握了大量个案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努力进行理性的社会学思考。本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二、国内主要相关研究

从检索到的研究来看，10年来国内吸毒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大类。描述性研究集中在人群和行为的具体特征方面；解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吸毒成瘾的社会学解释等方面：

(一) 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描述性研究述评

社会学关注吸毒问题，首先是通过描述性研究来了解吸毒问题的行为。为

^① 刘名、吴志军：《毒品——成瘾易戒断难》，《健康报》1997年5月16日。

^② 韩丹：《吸毒人群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页。

了获得大量目标人群的实证资料,国内社会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社会调查方法搜集资料,进行相关描述性研究。但由于此类研究人员不多,因此相关研究成果有限。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吸毒人群的描述上。

与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关注吸毒者个体的生理、心理现象不同,社会学研究者把关注点放在作为松散准群体的吸毒人群上。而“吸毒人群”的概念也是在生理学、心理学大量使用“吸毒人员”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了社会学关注吸毒问题的群体性视角。10年间,吸毒人群也随着新型毒品的出现而发生变化,这实际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海洛因市场调查^①、国内首次新型毒品大型调查^②和《吸毒人群调查》^③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典型成果。这些研究通过运用社会学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抽样调查样本量大,个案访谈深入吸毒个案的生存世界,集中描述了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生活世界及吸毒状况、戒毒状况、回归社会状况等。

国内较早进行的针对吸食海洛因人群的大型调查是陈小波等通过对云南、浙江、甘肃3省9城市的强制戒毒所戒毒人员进行的1200份问卷调查。该调查讨论了海洛因吸食者的人口学特征、初次吸毒情况、复吸情况、吸食行为分析和吸毒者的社会网络状况。他们提出的很多关于吸毒人群的现状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如男女性别比接近2:1;无业者中青年是主体;受教育程度低;好奇、追求刺激、赶时髦、从众行为、得到同辈群体的支持是他们初次吸毒的因素;吸食场所以家里为主;烫吸是初次吸毒的主要方式;复吸率高;每个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背后有2.4个隐性吸毒人员^④。而针对云南、甘肃、湖北、浙江、四川、贵州、新疆、广东、北京等省的其他问卷调查研究结果与这项调查研究的结果接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在吸食海洛因人群的描述及观点上有基本的共识,即吸毒人群“男性为主”、“年轻”、“无业”等。

随着合成毒品的出现,上海开展了“新型毒品滥用现状、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典型。该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上海市拘留所、戒毒所和社区的吸毒人员,回收面对面调查问卷656份,个案访谈40名,研究关注新型毒品流行的因素,^⑤并提出了新型毒品使用者的五大基本特征:男性“势众”、女性“速疾”的性别差异;低龄浪潮涌现的年龄结

① 陈小波、王卉:《中国海洛因市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14页。

② 《国内首次新型毒品大型调查报告》,《社会观察》2007年第6期,第4页。

③ 韩丹:《吸毒人群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陈小波、王卉:《中国海洛因市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14页。

⑤ 《国内首次新型毒品大型调查报告》,《社会观察》2007年第6期,第4页。

构；“低等”密度高、“高等”增势迅猛的学历分布；非稳定就业占据半壁江山的职业状况；四成“分崩离析”的婚姻状况。^① 该研究还分析了上海新型毒品使用人群的“群体性”特点，提出群体心理导致个体理性泯灭的观点。^② 由此可见，新型毒品使用人群具有“年轻化”、“集群化”等特点。

此外，笔者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南京强制戒毒所、江苏女子劳教所的戒毒、劳教人员进行深度无结构个案访谈，挖掘吸毒人群的生命历程，整理出 71 例吸毒个案（新型毒品个案 22 例，海洛因个案 49 例）访谈资料^③。这项研究弥补了上述两项定量研究在展现吸毒人群的生活状况、吸毒及越轨行为细节上的不足。

总之，国内吸毒问题的相关描述性研究，基本实现了对吸毒人群现状（人口学特征和吸毒行为特征）的较为清晰的描述，为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吸毒问题打下了基础。研究成果还仅集中在吸毒人群的特征描述方面，吸毒人群的互动与交往、回归社会、毒品犯罪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二）国内吸毒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述评

解释性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取向，是通过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阐释某一社会现象、问题的过程、结构和根源。纵览 1997—2007 年的相关研究，吸毒问题的社会学解释性研究主要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主题，其内容涉及吸毒成瘾行为的研究。

“社会因素对个人吸毒成瘾行为的影响”是吸毒成瘾行为的社会学视野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即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人吸毒行为的发生和成瘾的。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吸毒成瘾行为的解释性研究，集中在初次吸毒原因和复吸原因两个方面，而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初次吸毒原因的社会学解释上，复吸行为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关注不足有关，更与吸毒成瘾的特殊生物心理成瘾机制及生理学、心理学既有观点对社会学者的影响有关，即认为吸毒成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问题。这种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对复吸问题研究没有任何帮助和意义”的刻板观点，削弱了很多学者研究“复吸”和“成瘾”问题的研究热情。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同研究者围绕“社会因素对个人吸毒行为的影响”进行探讨，观点较为集中和统一在“家庭”、“亚文化”、“社会因素”，缺乏观点上的争鸣。

家庭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都提出了

① 沈康荣：《新型毒品使用者的群体特征》，《社会观察》2007 年第 6 期，第 10 页。

② 王水：《疯狂的群体——群体心理学对新型毒品使用群体的解析》，《社会观察》2007 年第 6 期，第 15 页。

③ 韩丹：《吸毒人群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家庭因素”与吸毒成瘾行为的关系；何志雄认为，家庭教育失败和家庭成员不良关系增加了吸毒的可能性^①；蓝李焰认为，初次吸毒的社会原因从深层次上讲与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②；而其他一些研究者也都认为，吸毒行为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③。可见，家庭因素是解释吸毒问题的重要维度。

从“亚文化”视角来看，蒋涛等认为，吸毒人群初次“追求性吸毒”行为的原因是享乐主义的亚文化^④；夏国美提出可以从亚文化接纳的角度来分析青少年吸毒的原因^⑤；唐斌认为，青少年吸毒的群体性诱因在于青少年熟识和联系紧密的群体环境中存在吸毒行为交往群体的诱导^⑥；王珍宝认为同伴压力的存在及对特殊亚文化的认同是脱瘾者复吸的社会因素之一^⑦。但是，由于现有研究者还没能获得吸毒人群亚文化群体的翔实相关资料，因此，亚文化研究视角还缺乏对目标群体的互动模式的深入理论研究。

从“社会因素”视角来看，众多学者提出了“社会环境”、“社会支持”、“社会控制”等概念，深化了解释性研究的视角。“社会环境恶化”是国内很多研究者的研究问题。李双其认为，毒品容易获得、吸毒人群容易接触、政府和社会对戒毒者出所后的帮教措施未能跟上，是复吸的社会环境原因。^⑧此外，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吸毒网络的扩张^⑨及毒品黑市和高危地点的存在^[7]是毒品容易获得的原因。

此外，“社会支持”概念的引入，也是社会学相关研究的新视角。社会支持不足^⑩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观点。此外，蒋涛在对重庆吸毒人群的社会支持网研究中认为，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其相识关系提供毒品支持，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吸毒人员的

① 何志雄：《对吸毒原因的调查与分析》，《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4年第1期，第20页。

② 蓝李焰：《吸毒者初次吸毒行为原因探析——以成都市一家脱瘾康复医院的实证调查为例》，《社会》2003年第9期，第54页。

③ 何志雄：《对吸毒原因的调查与分析》，《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4年第1期，第20页；严红英、陶志阳：《吸毒者家庭环境因素分析》，《青年研究》2005年第10期，第41页；李双其：《福建少吸毒者吸毒原因调查报告——基于对240名吸毒者的全面调研》，《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1期，第101页；廖龙辉：《当前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及成因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2001年第4期。

④ 蒋涛、朱玲怡：《初次吸毒行为的社会学解析》，《青年研究》2005年第8期，第33页。

⑤ 夏国美：《青少年滥用毒品的成因与禁毒教育模式的转换》，《青少年犯罪问题》2006年第2期，第58页。

⑥ 唐斌：《青少年吸毒的群体性诱因及防治对策研究》，《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31页。

⑦ 王珍宝：《吸毒者复吸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社会》2003年第3期，第42页。

⑧ 李双其：《福建少吸毒者吸毒原因调查报告——基于对240名吸毒者的全面调研》，《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1期，第101页。

⑨ 蒋涛、朱玲怡：《初次吸毒行为的社会学解析》，《青年研究》2005年第8期，第33页。

⑩ 王珍宝：《吸毒者复吸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社会》2003年第3期，第42页。

吸毒年限、有抢劫和偷盗行为对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头注射吸毒行为有明显的影响。^①

综上所述,国内社会学者就吸毒成瘾行为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这些有益探索为最终找到吸毒成瘾的社会根源奠定了基础。但从10年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社会学研究采用在公安机关开设的戒毒所和劳教所抽取样本的问卷调查方法,少量研究采用个案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可见,问卷调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获取资料的最重要的手段。但值得商榷的是相关定量研究的样本的代表性。

从社会学方法来看,问卷调查是定量研究中抽样调查的一种资料收集方法,问卷调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中国吸毒人群总体的属性和结构。抽样调查的方法论的逻辑基础要求样本应检验代表性问题。所谓代表性,指的是样本的一种属性,即样本能够再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的程度。^②因此,样本的代表性高,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高;样本的代表性低,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低。

国内大量相关社会学研究采用在戒毒所和劳教所抽取样本的问卷调查基于吸毒人群的特殊性这一事实:吸毒人群作为一个隐蔽的边缘人群,人群分布不规则且惧怕接受调查。在社会中进行抽样调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研究不得已通过戒毒所和劳教所进行抽样调查,这就出现了大量研究缺乏代表性检验或存在样本代表性低的问题,即存在“对戒毒所、劳教所样本的研究结论能否推论到整个吸毒人群”的问题。也就是说,吸毒人群的各种属性和结构,能否简单地通过对集中收治在强制戒毒所、劳教所的戒毒、劳教人员中反映出来?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因为戒毒所、劳教所里收治的戒毒劳教人员在各种属性和结构上的偶然性较大。例如,公安部门进行的一次专项打击“麻将赌档”的活动,就有可能把大量出入赌档的吸毒者一网打尽,他们被送到戒毒所里将会极大影响戒毒人员的人群构成、男女性别比例和其他人群结构。所以,对现有戒毒劳教人员的问卷调查可能会因为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带来代表性的问题。至少,大量研究没有重视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也没有在研究中明确探讨样本的代表性检验问题。

当然,如果当地戒毒所里的人群样本总量和当地吸毒人群总体相对较为接

^① 蒋涛:《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网研究——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的调查》,《社会》2006年第4期,第160页。

^②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3页。

近,样本和总体的代表性将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从现有戒毒劳教体系规模和实际吸毒人群规模来看,显然样本相对不太接近现实总量。因此,如果从严格的方法论上来讲,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强制戒毒所、劳教所等机构的问卷调查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代表性问题。代表性的问题的后果在于,大量抽样调查研究的代表性存疑,研究价值和针对吸毒人群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将不能推论到总体,研究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将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解决吸毒人群的方法论上的代表性问题呢?笔者认为,在吸毒问题的研究方法选择上,如果选择抽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使用“受访者推动抽样”的方法。这种非概率抽样调查方法引入社会网络概念,弥补了滚雪球抽样方法的不足,具体步骤是先任意找到几个要研究的隐蔽人群的成员(种子),对种子进行调查后,给他们发放一定数量的物质奖励,然后要求他们帮助找到新的具备调查要求特征的目标群体成员。^①当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也可以选择定性研究方法避免代表性问题,因为定性研究不存在这一问题,它更多地追求研究的典型性和深入性,这也是笔者选择个案研究方法的原因所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江苏强制戒毒所中的吸毒人群作为个案,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无结构访谈,借助生命历程研究方法,根据录音访谈记录整理出他们的生活史和吸毒史。这符合社会学“要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要切近现实”的要求。

(一)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实际上,城市吸毒人群尽管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群人,但他们的吸毒者身份却是隐性的。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个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于特殊、边缘群体的吸毒人群,他们的行为和迹象寻找起来都很困难,因此研究者无法在社会中寻找大量典型个案,期望集中访谈更是不现实。作为瘾君子的吸毒者,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即使被找到了,也很可能不愿意接受单独访谈。与此同时,与这些高危边缘人群中的个体进行单独交流,对于笔者本人也是一次比较大的心理考验,一些朋友也对笔者单独访谈大量吸毒者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

(二) 资料获取: 社会访谈与强制戒毒所相结合

因此,本研究从戒毒所突破,以戒毒所的访谈为主要资料来源,在2004—2005年通过访谈采集到54例个案资料。鉴于生活史(吸毒史)本身的丰富性,具体的搜集办法是笔者和戒毒人员进行面对面无结构访谈,并同时进行心理学

^① 赵延东:《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社会》2007年第2期,第192页。

测试,以评估他们的人格特征和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对每个人的访谈时间平均40分钟。对他们进行心理测试,一方面可以对个体有更全面的了解,包括他们的生理、心理状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验证他们参与访谈的真实性。从结果看,一部分吸毒者人格的掩饰性比较强,朴实性较弱,他们谈话的真实性存在问题。而社会朴实性强的吸毒者,他们谈话的真实可信性更高。

与此同时笔者进行了大量社会访谈,努力对吸毒成瘾社会成因进行研究。笔者曾多次去迪厅和歌舞厅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得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受。具体来说,就是利用这些吸毒者的信息渠道,在社会上对许多吸毒者及他们的亲属、朋友、周边环境进行了深入的补充访谈。在个案的家中、肯德基餐厅、茶社访谈了个案3、4、5、6、30。此外,笔者还面谈了个案4的父母、个案5的前夫及父亲,并电话访谈了一些个案的亲属(见表1)。

表1 吸毒人群再社会化状况电话访谈

个 案	被访者	现 状
个案3	她老公	在句容(句东)劳教
个案4	她爸爸	在外地(没有劳教,是否还在吸毒不详)
个案7	他本人	做一点生意,状况不错
个案11	他妈妈	生意刚刚起步,状况不错
个案15	他前女友	在大连山劳教
个案17	她妈妈	两代人不联系了,情况不详
个案24	她妈妈	状况不错
个案25	她妈妈	是否还在社会上吸毒不详
个案27	她弟妹	被抓去劳教
个案29	她妈妈	好不了了,被抓去劳教了一年
个案30	她表弟	嫁给了一个浙江人,生了小孩,状况不错
个案32	她老公	依然无业,状况可以,在检查身体准备生小孩
个案33	她爸爸	已经在南京某制药厂上班状况不错
个案35	他丈母娘	在句容(句东)劳教

此外,笔者还访谈了一些社区民警和社区主任,一共整理出近1万字的资料(详见附录六)。笔者认为,进行吸毒人群的社会访谈,对于研究吸毒的社会成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吸毒者在社会中的真实想法,与在戒毒所中的预期和期

望可能有出入。因此,笔者非常重视在戒毒所以外进行的个案访谈,而且这些访谈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大量访谈资料成为本书正文部分的主要支撑,也展现了吸毒人群复杂多样的生活世界。

(三) 个案的生活史研究

简言之,用生活史作为社会学研究资料,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和斯那尼斯有精辟的论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尽可能完整的个人生活史记录是一种完善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如果社会科学仍然非采用其他资料不可,那只是因为要获得这种涉及社会学问题的全面且数量足够的资料目前尚有实际的困难,而且对描述一个社会群体生活所需要的全面的个人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的工作量也太大^①。

社会学家周荣德先生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生活史的作用:个人生活史成为社会学的一种完善的资料,基本上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在他的社区内适应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一个人如何进入一个社会群体和成为能符合社会传统和习俗要求的活动分子的记录,它显示由其他人的行为而传递给一个人的社会传统如何影响他的态度、情绪和愿望。因此,生活史是社会制度及其实施方式借以传达于世的媒介,它对制度及其作用的描绘真实而贴切,因为它的主角的确是在社区里成长并体验过社会生活的。所以凭借一些人物的事业经历,就能够像叙述故事似的生动有趣而清楚地说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情况^②。

本书选择了54个吸毒者个案的生活史(包括吸毒史)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从个案研究范畴的本义来讲,作为其研究对象即“个案”,可以是任一社会现象或单位,研究的目的是就事论事^③。本书涉及的南京吸毒者是笔者在戒毒所中根据管教的介绍有针对性地访谈的54例个案,这些个案的鲜活故事,不能够代表南京的所有吸毒者,因为没有通过严格的抽样,笔者所选取的样本从研究本意出发也不是为了追求代表性。而质的研究(定性研究)所追求的是样本所体现的典型性、鲜活性、深入性。有学者把这个过程叫作“个案的外推”,即研究人员根据对个案的分析,借助于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而直接上升到理论,这个理论结论的具体适用程度和范围有多大,需要读者来“接力”完成^④。也正如陈向明所言:

① 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② 同上。

③ 周海乐等:《“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区域发展个案反馈的前沿信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④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研究越是能够深入了解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体验,就越能够在这个人或这几个人的体验中找到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通点。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很大的样本,对一个人或几个人深入细致的探究有可能发现大多数人的深层体验。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希望了解人类体验的深处,必须从少数个案入手。”^①尽管笔者不奢望能通过这些样本推论到总体的方式来证明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但笔者相信这一研究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吸毒人群的一般生存状况和他们吸毒成瘾的一般模式,以及他们成瘾(久吸不戒)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问题:作为个案的54个吸毒者是如何被选择出来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质的研究中的样本抽样问题。开始时笔者没有刻意划定什么标准,在进入戒毒所进行第一次访谈的时候,徐副所长给予我很多支持,他就成了我和被访谈者的“中间人”。当笔者提出了找“典型个案”这方面的要求时,他建议笔者访谈的重点放在35岁以下的青少年。他认为,吸毒人群6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为我下一步的访谈定下了基调。很多文献资料也旁证了徐所长的判断:新华网北京2004年2月12日电——截至2003年,中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105万人,其中72.2%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毒品消费市场仍在继续扩大^②。笔者就按照徐所长建议的年龄段选择35岁以下的吸毒者为主要访谈对象,对超过35岁以上的吸毒者的访谈比例加以控制。从理论上讲,这种抽样方法符合定性研究中的“效标抽样”,即事先为抽样设立一个标准或一些基本条件,然后选择符合所设标准或条件的个案进行研究^③。在开始访谈的过程中,笔者没有非常刻意地去追求这种典型性。因为访谈是分阶段进行的,每周来戒毒所一次,笔者的考虑是,随着访谈的深入,及时总结访谈的内容和对象的信息,不断调整被访谈人的结构,尽量做到各个年龄段都有涉及,特别是多访谈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从实践的结果来看,结果比想象的要好许多,我访谈的吸毒者,从原职业看,涵盖了无业人员、三陪女、活闹鬼(南京方言,指小混混)、生意人、原国家干部、前学生、前军人等各种职业。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很强的典型性。邱泽奇对吸毒人群的描述旁证了我的个案的典型性,他对吸毒人群的描述是8个字:城镇、年轻、男性、无业。即吸毒者主要来自城镇的年轻男性无业人口。据实地调查显示,在吸毒者中,75%左右的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女性的年龄小于男性;80%以上为男性;80%左右为城镇人口;65%左右只有初中

①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413页。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4-02/12/content_1312015.htm

③ Goetz, J. & Lecompte, *Ethnography and Qualitative Desig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4, p. 73.

文化程度；50%左右初吸时已婚；20%左右来自问题家庭；50%左右初吸时为无业人员。^① 我所访谈的三陪女、活闹鬼、原国家干部、前学生、前军人都属于无业人员范畴，唯独生意人除外。就是生意人，在和他们进行访谈后发现，他们染上毒品以后，自己的生意也处于停滞状态。

那么，我所选择的54个吸毒者能否代表南京所有吸毒人群的总体状况？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目前还处在一场尚无结果的争论之中。按照陈向明的观点，在质的研究中，研究结果的效度不在于样本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样本的限定是否合适，即该样本是否可以比较完整地、相对正确地回答研究者的问题，所谓“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这类词语遵循的仍旧是量的研究的思路。^② 笔者认为，所选择的54个吸毒者已经能比较完整和正确地回答该问题。从个案研究范畴的本义来讲，作为其研究对象即“个案”，可以是任一社会现象或单位，研究的目的是就事论事。^③

54个个案资料的收集时间主要集中在2004—2015年，因此，文中一些数据截至2005年7月。鉴于生活史(吸毒史)本身的丰富性，具体的搜集办法是笔者和戒毒人员进行面对面无结构深度访谈，并同时填写SCL-90生理心理状况自评量表和个性量表辅助验证他们的人格特征和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对每个个案的访谈时间平均40分钟，每一个人在访谈结束后都要求当场填写SCL-90生理心理状况自评量表和艾森克个性量表。之所以煞费苦心让他们一一填写这些量表，一方面可以对每一个体有更全面的了解，特别是他们的生理、心理状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验证访谈的真实性：艾森克个性量表的统计结果会呈现出他们一些人格与个性特点，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朴实性”会有一个定论。从结果看，一部分吸毒者的掩饰性比较强，而朴实性就较弱，他们谈话的真实性就会存在疑问；而社会朴实性强的吸毒者，他们谈话的真实可信性更高。例如个案3的艾森克个性问卷测试结果如下：

个案3(艾森克个性问卷测试结果)

一、基本情况

TP60 TE50 TN55 TL70

二、总评价

① http://www.chinapop.gov.cn/rkx/zxbd/t20040326_11334.htm.

②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页。

③ 周海乐等：《“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区域发展个案反馈的前沿信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